

樂壇雙傑



HK人與事 周軒諾

被譽為「樂壇雙傑」的許冠傑和關正傑雄霸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香港歌壇。我父母正是典型的「雙傑」粉絲，猶記得九十年代中卡拉OK盛行一時，二老也趕時髦買了台卡拉OK播放器回來，並不時在家裏「開演唱會」，唱的十居其九都是許、關二君的歌曲，耳濡目染之下，我也對這兩位巨星的經典金曲滾瓜爛熟。

綽號「正氣傑」的關正傑有大概四十首作品的歌詞是出自「詞壇聖手」盧國沾之手。盧國沾俠骨柔情的文字，配以關正傑沉實穩重的唱腔，風靡了那些年的老中青，當中膾炙人口的作品包括：《變色龍》《天蠶變》《天龍訣》《殘夢》《大地恩情》《金山夢》《雪中情》《漁舟唱晚》《相對無言》《明日再明日》《人在旅途灑淚時》等等。

音樂路上，盧國沾和關正傑相輔相成、合作無間，他們既成就了對方，亦成就了自己。他們皆成名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時候正是廣東歌與香港電視劇由起飛步入黃金時代的階段，港產片、電視劇、電台節目和廣東歌執大眾娛樂之牛耳。電視劇（尤其是古裝劇與武俠劇）既備受歡迎，其主題曲也順理成章被追捧，於是它們伴隨着一齣齣家喻戶曉的劇集而竄紅，並根深蒂固地植入老百姓的腦海裏，例如一九七八年的《變色

龍》，一九七九年的《天蠶變》、《天龍訣》和《殘夢》，以及一九八〇年的《大地恩情》和《金山夢》，這些由盧國沾作詞、關正傑演唱的主題曲和插曲，全部化成繞樑三日的經典載入流行樂壇史冊。

盧、關二人不僅是好拍檔，而且彼此有着不少共通點：兩人同樣生於一九四九年，兩人同樣是大學畢業生（那個年代整個香港只有兩所大學，大學生都是天之驕子），兩人同樣才華橫溢，兩人同樣內斂低調，兩人同樣在九十年代初淡出演藝圈（關氏一九九一年移居美國，盧氏一九九〇年在寓所浴室跌倒受傷，導致行動不便，從此淡出音樂界）。

芸芸香港歌星當中，關正傑可謂得天獨厚，填詞界三大泰斗（盧國沾、黃霑、鄭國江）都為關氏填過詞，間接令其大紅大紫（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四年，關氏連續六年有作品入選十大中文金曲）。不過關正傑素來淡泊，唱歌只為興趣。一九九一年，關氏一家四口移民美國西雅圖，不再涉足演藝界，迄今已有三十餘載。數年前香港電台曾欲把樂壇最高榮譽大獎——金針獎頒給關氏，可他以不想減肥出席為由而婉拒。要再聽「正氣傑」的歌聲，只能翻翻舊錄音帶、CD，或者上網溫溫了。

其實上文提及的麗的電視劇主題曲播出時，我尚未出世，全靠雙親、姐姐、姑丈、阿姨、舅父們在我成長過程中不斷「口述歷史」，然後再搜尋史料，才獲悉這兩位音樂奇才昔日的威水史。

碟中萱草



人生在線 姚文冬

小時候反季蔬菜少，過年，母親就從供銷社買幾種乾菜炒肉，比如腐竹、木耳、黃花菜。那黃花菜，我還以為是一把枯草梗呢，大概滯銷久了，顏色也發黯。母親擇去花根上的硬梗，浸泡，焯水，與瘦肉絲翻炒，吃在嘴裏，鮮，香，有嚼勁，很是解饞。人的口味也有第一印象吧，從此，黃花菜的美味扎根於我的味蕾。可惜那時候家貧，只有過年才能嘗到。

以至於，當我看到漫山遍野的鮮嫩黃花，頭暈目眩，如入夢境。

是那年暑假，去燕山南麓的鐵礦看姑姑。姑姑是第一代鐵礦人，她說剛來這裏時，山裏還有狼。表哥帶我上山給兔子挑菜，爬過山巔，轉向向陽的山坡，那一片金黃就呼啦啦湧進瞳孔，太好看了！我差點喊出聲。表哥卻見怪不怪地說，那是黃花菜。黃花菜？漫山遍野？我感覺像掉進了金礦。表哥說，你想吃就採點吧，別採開花的，採花骨朵。我採了滿滿一網兜。回家，姑姑用針線穿好，搭在晾衣服的鐵絲上。什麼時候能晾乾呢？姑姑看我心急，第二天就給我炒了一盤。咦，怎麼軟塌塌、面糊糊的？姑姑說，誰叫你心急呢，黃花菜曬乾了才好吃。

多年後小城興起夜市，滿街大排檔，各有誘人的招牌菜，而家家都有的，就是黃花菜小炒——居然是青嫩的鮮花。這怎麼能吃呢？我皺眉。大家吃驚地望着我，怎麼就不能吃呢？他們像望着天外來客。我記得姑姑說，

鮮黃花菜不宜多吃，容易中毒。我彷彿一個見多識廣的人，在孤陋寡聞的人群中感到了孤獨。

那個黃花菜氾濫的夏天，使多年前那個暑假浮現眼前。那個暑假很熱，姑姑家人多，我和姑姑、一個表哥擠在一張床上，我睡在中間，睡不着，又不能翻身，很難受，半夜睜開眼，看到另一雙眼睛——姑姑正目不轉睛地看着我，嘴角掛着微笑。見我睜開眼，她輕聲說：「快睡吧。」我閉上眼睛，耳邊就有了風，好涼快，是姑姑給我搖起了蒲扇。她竟一直看着我沒睡？姑姑比父親大十二歲，她說過，那時爺爺忙，奶奶體弱，父親是她從小帶大的，那麼一定，她也常這樣注視着父親入睡吧。

後來知道，黃花菜有好些別稱，而我獨愛「萱草」。黃花菜也有許多花語，第一個便是「母愛」——孟郊《遊子詩》云：「慈母倚堂門，不見萱草花。」姑姑在那個鐵礦生活了五十年，她離世時，綠水青山已被挖得千瘡百孔，那漫山遍野的黃花菜，成了夢幻中的一道閃電。

很奇怪，現在的大小飯店，菜譜上都沒有黃花菜這道菜，偶爾點，服務員會很吃驚。平時，我也極少想到做。不過，超市的貨架上，袋裝黃花菜從不斷貨，每次進超市，我總下意識地拿取一兩袋扔進購物筐。奇怪的是，總是到年節才想起吃，特別是過年的餐桌，這道菜必不可少，在美食豐富的當下，它看上去是那麼不起眼。最喜歡的美味，卻常想不起吃，不知道這是一種什麼心理。恐怕是，怕它一旦成為餐桌上的常物，就不稀奇了？就像姑姑去世多年，我並不經常回憶，但每年總有一個時刻，讓我想起心疼。



▲《三番叟》劇照。

「車人形」戲偶首度來港演出



市井萬象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邀得日本傳統偶戲劇團西川古柳座六月中旬首度來港演出《八王子車人形》，為香港觀眾帶來三場偶戲節目，包括開場的《三番叟》、《釣女》以及壓軸上演《東海道中膝栗毛》（選段）。

有別於傳統的日本文樂人形戲偶，「車人形」戲偶只需要一位戲偶師坐在有轆的木製箱，利用手和腳操作戲偶，便能靈活走動和做出細膩的動作。而劇團西川古柳座源於東京都八王子市，至今成立超過一百五十年，其創辦人發明的「八王子車人形」偶戲表演模式，是日本由江戶時代後期傳承至今的重要無形民俗文化財產。

政府新聞處

「暗天公園」望星空



如是我見 吳捷

海拔二千六百米的高原，從日落就開始等待。直到晚九點半，氣溫已近零下，持望遠鏡的手凍得發痛。靜心，屏息，看天幕緩緩燃起千燈萬燭，浮現淡淡銀河。

宇宙的玲瓏晶體和星系網絡，布下少年時代就熟悉的森羅棋局，灑落遍地清輝。

美國猶他州東南、科羅拉多州西南一帶的高原，山脈護着峽谷聳着孤峰，連着荒漠皸裂着惡地，常見方圓一兩百公里無加油站和服務區之處，卻也遠離光污染，有世界上最黑暗、最美的星空。國際暗天協會（International Dark Sky Association）將此地的幾處國家公園、國立保護區和州立公園認證為國際暗天公園（International Dark Sky Park）。農曆三月底、四月初的晚間，清夜無月。在風霜、河流用上億年雕刻出的深峽邊，在原住民千年的崖居旁，我仰首凝望，向億萬光年外——一行注目禮。新知璀璨，舊友重逢，饕餮視覺的盛宴，恍然忘卻今夕何夕。

看，那是春末夏初的北斗，斗柄向東南，從「天樞」到「搖光」七星，還有「開陽」旁邊的小星「輔」，歷歷可數。看獅子的反問號形狀在天頂，看雙子相偕，小大低垂，金牛的前蹄扒住地平線不肯下墜。看巨蟹懷抱中，古代中國稱為「積屍氣」的蜂巢星團，疏疏散散的星後面是無數的星後面還有無數的星。夜空太黑，星太多太亮，小小望遠鏡東尋西找，轉瞬已迷失於星海星河。

時空迴旋，玉繩低轉。中學時代的我，迷醉於燦爛星空，將三十倍反射天文望遠鏡指向四面天穹。尋找仙女座M31大星雲，視野中那團淡綠的棉絮其實包含了上千億熊熊烈火，也看月球上的環形山，百武彗星的絨絨雪球，海爾一波普彗星拖曳的長長雙尾，看紅巨星垂老，昴星團閃耀，看獵戶座「腰帶」三星之下星雲煥彩，星塵聚合，想像高溫高壓下誕生的白得發青的新星，渦捲着旋臂的星系，還有不可見的矮星、黑洞、暗物質，引力波在腦中旋轉出無盡的疑問和驚奇。

於是翻開卞德培、李競諸位先生的

科普讀物，從《打開星河》、《星空與希臘神話》、《繪圖天文氣象詞典》，到《中國大百科全書·天文卷》、高校教材《天體物理學》，然後是Carl Sagan，Michio Kaku，《Sky&Telescope》雜誌，社交媒體的天文愛好者小組……越學越好奇，越讀越陷入引力無限的求知黑洞。雖然終於未能成為天文學家，卻心心念念夜空三維的晶格，「常想沿離心力的切線／躍出星球的死獄，向無窮藍／作一個跳水之姿」。我們都是宇宙之子，骨肉筋絡，皆來自星雲星塵。一道閃電是如何劃過，才將無知無識的化學元素，點化為有情有思的智慧生命？億萬腦細胞，卻想不通自身如一粒宇宙微塵的處境。且看暗空之下，枯壁深峽，腳下是四億年的地質年代，頭頂是千萬光年的天文數字，從數量到距離，到打破一切已知物理定律的不可解，將滿天輝煌的絕望壓向螻蟻般的肉身。

羅素也曾感到這種絕望。二十世紀初，天文學、宇宙學的發現和推測，展現出枯寂黑暗的圖景。當黑洞蒸發，物質消失，宇宙死絕，只有那不知為何物的時間，還在面無表情地流淌。空間的荒原上，點綴着劫後的微粒，卻再無生命從殘骸追尋縹緲的往昔。羅素哀嘆：人類天才所有的光輝，人的一切愛與信念、希望與恐懼，都注定要與太陽系和宇宙一同毀滅。但他仍舊昂起了頭：「唯有在這些事實的框架內，唯有以牢固不滅的絕望為基礎」，哲學才能繼續存在，人類的心靈家園才能建立起來。人雖不免一死，但白駒過隙的歲月中，



▲猶他州鵝頸峽州立公園（Goose Neck State Park）。作者供圖

點與生活的迷思



自由談 黎潮

常說「點連點成線，線拼線成面，面疊面成體。」這個概念，常用於數學之中，而這種抽象的能力，與對生活中的想像和反思，關聯性很大。之前跟隨大學組織的活動，參觀日本藝術家草間彌生在M+舉辦的作品展，對「點」和生活的關係有了新的感悟和理解。作品展的首個部分，是「無限」的主題。當中一幅作品《太平洋》，以深色顏料作底色，白色的油彩用圈狀方式圍着深色，形成酷似點狀的幾何圖形，用不同厚度的圈紋呈現了畫作的不同層次，有疏遠有密集。第一眼看去很是震撼，密集的點形成了一個極有深度的層次，好似大海中突然出現的深層暗流在湧動。雖然畫作是局部的、有界限的，但大海沒有邊際沒有界限。這種藝術效果，正是用積少成多的微小的點呈現的。

繼續前行，看到一個家庭布局的作品《自我消融》，每個人物身上滿布白點，但人的底色並不統一，有的紅，有的黃，有的橘綠相間，各自看着不同的角度，好比是人的不同性格特點，便衍生出不同的視覺和觀點。而有趣的是，地上布滿了通心粉，在飯桌底下，整件藝術品好像在闡述着：這些產物數量眾多，雖看似有用，但終究被人扔在地上，悲催地接受被淘汰被浪費的命運。

接着，看到了此起彼伏的雕塑群《雲》。雲本是天上的東西，要人仰頭才能望到卻永遠觸摸不到，如今被作者放置在地上，伸手可及。作者使用了鏡面的物質，強烈的反光效果讓觀者在看雲的時候，也看到了自己。我看着自己，想到一種碎片化的記憶拼湊，將猶如碎片的一個個點，拼湊成不同形態的實物。我想起了那部老師在課堂播放的陳巧真的《32+4》紀錄片，當中散落的家庭故事，被主角用一張一張的照片，通過剪接和拼湊，一點一滴地完成記憶追尋，

最後匯總成一個自己對整個家庭零零碎碎的印象和記憶。最後的結果，仍是零碎片面的、不完整的，但勉強強合成一個整體真的那麼重要嗎？而生活的本質，真的需要那麼多完整的回憶嗎？零碎的點滴的回憶，不是也能填充我們的生活嗎？

最後，我和導師走到地下那個有名的鏡屋，屋內擺放着有限的點狀球體雕塑，四周牆壁全是鏡子，我們被鏡子包圍着，看着鏡子反射出一個連一個的空間和雕塑，似是無限延展。房間的盡頭是哪里？是我隨意想像出來的盡頭。這看來就是藝術的意義。我，作為一個人，在世界中是一個點，我將想法，用文字、語言、藝術來和其他人交流，就是「點連點成線」。我們彼此的想法碰撞，擦出火花；我們不斷思考、討論，對過去的回憶和梳理，都是生命中的一小段，一個小點，而點線面體之間的分別，就是——做與不做，敢想和不敢想，一如這個無限鏡屋，只要敢做敢想，就會看到宇宙的曙光。

